

人在江湖

内容提要

济南知府杨行远，为政清廉，奸臣魏忠贤恨之入骨，指派河北省总捕头蔡功九，将知府杨行远杀害。

杨行远之子杨烈，为报杀父之仇，毅然离家出走，先后拜江湖大侠南震、纪尊、王论为师，虚心苦学武术，成为威震江湖的一代少侠。

杨烈凭自己的智慧、正气和武功，既化解了“太平教”与“乌金帮”之间的尖锐矛盾，又粉碎了朝廷收买、围歼“太”、“乌”两派的阴谋，还杀死了魏忠贤的走狗蔡功九、程天恩，报了深仇大恨。

杨烈的浩然正气和超众武功，深得闺秀杜鹃、女侠庄梦蝶的爱慕。然而，江湖武林的矛盾错综复杂，杨烈虽然与杜鹃拜了天地，却未入洞房；庄梦蝶热恋杨烈，却未成情侣。

江湖上残酷的斗争现实，使杨烈深刻地认识到，人活在江湖上是太难了！于是，他在情人的墓前发出了响遏行云的哀叹……

目 录

第一章	数年仇恨	(1)
第二章	且将身隐	(24)
第三章	无奈走三晋	(47)
第四章	茫茫千里若梦	(64)
第五章	一路行来一路情	(83)
第六章	虽雪旧耻却落魄	(104)
第七章	少年狂	(122)
第八章	相煎何太急	(139)
第九章	杀气森森仇难消	(156)
第十章	烛影摇红意彷徨	(171)
第十一章	无处话凄凉	(185)
第十二章	孤胆入虎穴	(200)
第十三章	宫闱惊变	(216)
第十四章	谁解侠士心	(234)
第十五章	英雄神掌	(247)
第十六章	只见佳人如昔	(258)
第十七章	大醉忘形	(273)
第十八章	浑忘了世外纷争	(287)
第十九章	正愁尽江湖双鬓	(304)
第二十章	雄图归尘土	(320)

第一章 数年仇恨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大道上少见人踪。这一日，在通往济南府的官道上，一老一少各骑了一匹驴儿慢腾腾地走着。那老者五十来岁，黑黝黝的脸上尽是风霜之意；那少年十八九岁，身材高大，国字脸上二道蚕眉，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因是第一次出远门，他骑在驴上不住东张西望。其实官道上前后再无行人，道两旁也尽是些光秃秃的树木，并无什么景色可瞧，那少年却甚是好奇，看得津津有味。

二人行了一程，远远瞧见前面路旁有一间茶棚，那少年欢呼一声，笑道：“师父，前边有茶棚，咱们过去歇歇，喝杯茶吧？”那老者抬头看看天道：“也好，咱们一气走了大半天，驴儿也够累的了，就歇歇再走。”二人催动毛驴赶过去。

师徒二人下了毛驴，将毛驴拴到路旁树上，便走进茶棚。老者招呼道：“店家，烦请端两杯热茶上来。”茶棚里只有一个老头，见有人进来，忙应声道：“客官赏脸，先请坐。”当即端了两杯茶上来，老者喝了一口道：“这茶粗劣无味，只能解渴而已。”那少年却是不懂品茶，因口渴，端起来仰脖喝干。那老者手捻胡须瞧着那少年道：“慢慢喝，真是性急。”少年抹抹嘴巴，不好意思一笑。那老者从怀中掏出一杆旱烟管，待到举至嘴边时突然道：“看招！”烟管突然向少年胸口点到。那少年大惊，一声“师父”未叫出口，眼见烟管点到，慌忙往后一仰身，顺手在地上抄起一段树枝，反向老者胸口刺到。那老者挥动烟管反击，二人便斗将起来。那少年身手煞是灵活，龙腾虎跃与老者斗了五十余招，方才落败。老者点了烟管，吸了一口笑道：“好小子，你总算没让师父失望。先前只能挡我四十

招，今日能挡我五十余招了，不简单。再这样下去，师父怕没什么教你了。”少年扔掉树枝，红着脸道：“师父过奖了。”

老者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缓缓道：“一晃五年了，嗯，那时你只有十四岁，师父带你离开济南府的情景你还记得吧？”少年闻言眼圈一红，哽咽道：“徒儿怎能忘却？这五年来，徒儿没一日忘了家门大仇。只是徒儿愚钝，武艺低微，不能手刃仇人，为父母报仇。”说到这里，双手握紧，脸上满是悲愤之色。

老者叹口气道：“你尚年幼，报仇也不在这一时半刻，只是莫忘了父母大仇便是。唉，当年杀害你父母的凶手武功高强，师父也非他对手。你须记住，那凶手蔡功九如今是河北一省的总捕头，你要苦练功夫，将来要拿那贼子的人头为你父母祭奠。”那少年将拳头攥得咯咯作响，眼中几乎冒出火来。

这少年姓杨名烈，其父杨行远，原为济南知府，清正廉明，刚直不阿，因得罪了当朝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而被诬陷，使蔡功九前往捕之。杨行远夫妻皆撞柱而死。那老者名叫南震，乃七星派的高手，因故投在杨行远门下。当年蔡功九率人捕拿杨知府时，他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救出杨烈，在太行山中隐居至今。

南震边抽旱烟边对杨烈道：“烈儿，你父一生清正廉明，倘若朝廷的官儿都及得上你父亲的一半，那么大明天下也不至于乱纷纷民不聊生了。你要记住，学武是用来强身健体，行侠仗义，若是凭手中功夫害人，哼，我这口剑可不答应！”杨烈沉声道：“师父放心，弟子决不做对不起师父之事。”

南震脸上露出笑容，道：“好了，咱们走吧。”付了茶钱，二人各自骑上驴儿奔济南府而去。

傍晚时分，二人进了济南府。南震寻了一家客栈，将驴儿交给店家安排喂养，点了两个小菜，在房中边吃边聊。杨烈初走江湖，对江湖上的一些禁忌都不知晓，南震一一说与他听，一顿饭吃了两个时辰。南震打个酒隔，喊来店小二将饭菜端了下去，道：“累了一天，早些睡吧！”师徒二人各自躺下休息。

杨烈睡到二更时分，只觉口渴，便起来寻水，忽听得南震在床上微微呻吟，当即点亮蜡烛，登时吓了一跳，只见南震满身是血，大吃一惊，扑过去叫道：“师父！”南震冲他摆摆手，示意他不可声张。杨烈转身倒了一碗水，扶起南震给他喝下，南震咽下水去，调匀呼吸，轻声道：“烈儿，你拿匕首放到火上烤一烤。”杨烈依言，拿匕首放到火上烤热，南震道：“我中了敌人一枚毒针，你给我剜出来。”

杨烈惊道：“师父，这怎么成？”南震呻吟道：“不要紧。现下毒气已发散，倘若再不剜出来，师父怕是没救了。”当即将衣服解开，但见前胸左下方铜钱大的一块地方乌黑，中间露出一根针尾。杨烈一见，再不迟疑，道：“师父，你且忍一忍。”将烤得发红的匕首插入伤处，接着一转，那发黑的肉块登时被剜出来，一股黑血随即汨汨流出，痛得南震昏死过去。杨烈扔掉匕首，用手挤压黑血，过不多时，血色逐渐变红。杨烈将胸口穴道封住，止住流血，又拿出刀伤药给南震撒上，用布缠好。忙了好大一会儿，南震才悠悠醒转。杨烈扶住南震垂泪道：“师父，你感觉怎么样？”南震道：“没事了。唉，这次多亏是你。”杨烈疑道：“是谁这样狠毒？”脸上满是大惑不解之色。

南震苦笑着说道：“说来话长，烈儿，你可知咱们此次来济南是何事？”杨烈迟疑道：“不是说来探访师父的故友吗？”南震森然道：“不错。只不过这故友与我有深仇大恨。”杨烈愕道：“师父为报仇而来？”南震道：“不错，孩子，师父今晚便是中了他的毒针。”杨烈道：“您为什么不带我去？”南震道：“你功力尚浅，我怎忍心带你去冒险？”忍不住咳嗽起来。

南震道：“数月前，恒山派掌门人马文道长曾到过咱家，你是知道了。我二人在闲谈中说起我平生一大仇敌的行踪。嘿嘿，咱们隐居这几年，外面消息少有访听，竟不知这厮便在济南府中。”杨烈惊道：“在济南府中？”南震道：“不错，这厮便是济南府总捕头袁克陵！”

原来这袁克陵是河北沧州人氏，曾是沧州一霸。当年南震曾

因他滥杀无辜而出手制止，当时手下留情，只斩了他两根手指。袁克陵蓄意复仇，投在其姑父蔡功九手下，巴结一千官差，竟将七星派数十名弟子尽数杀死，七星派因此凋零，南震亦因此而投在济南府杨行远门下，一边做事，一边打探袁克陵的下落，只因袁克陵投靠官府，势力强大，南震一直没机会复仇。袁克陵随其姑父蔡功九拼命为官府做事，终于在杨行远被杀的第二年做了济南府的总捕头。

南震因携杨烈隐居太行山中，于江湖上的事情少有访听，所以并不知袁克陵做了济南总捕头。此次听马文讲起袁克陵行踪，按捺不住，待马文离开，便带了杨烈寻到济南府。他知袁克陵这数年来武功定有长进，故并不对杨烈提起，待杨烈睡了之后，悄悄起来，出了客栈朝济南府衙奔去。

他对济南府衙极为熟悉，此番故地重游，见府衙内旧貌依稀可辨，只是物是人非，不由得一阵心酸。在墙角处定了定身，等到更夫来到，当即点了他的穴道，问明袁克陵住处之后，立即奔到一排房子前，袁克陵便居住在此。

南震瞧见中间屋子里有灯光透出，屏住呼吸，走到窗前，向里张望，但见里面一人官差打扮，正在闭目练功，正是袁克陵！当即把手一拍，朗声道：“袁总捕头，打扰了，请移步出来说话。”

袁克陵倏地睁开眼睛，道：“是哪位朋友？”说话间已从窗户中穿身越出，身手煞是矫健。南震道：“到花园里去说。”展开提纵术奔向后花园。他知这济南府衙有一后花园，面积甚大，内有一块场地供习武之用。袁克陵听了他说话，略一迟疑，随即跟来。

南震奔到练武场上站定，袁克陵随即赶来，尚未站定，便发话道：“是哪条线上的朋友，深夜找袁某有何指教？”南震仰天一笑，森然道：“袁大捕头，一晃几年，竟不记得南震了吗？”袁克陵心中一愣：原来是他，登时后悔不该贸然出来，干笑两声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南掌门。数年未见，南掌门身子仍是矫健如昔，真教袁某佩服。”南震哼了一声道：“不敢当。袁大捕头，你这些年在公门里混，

总该知道朝廷的王法了吧？我七星派满门弟子尽丧你手，这笔血债该了了吧？”“刷”的一声抽出长剑，喝道：“动手吧！”

袁克陵冷笑道：“袁某未找你，你倒送上门来。也好，你这案子今晚便了结吧！”他出来时未带兵刃，当即在地上拾起一段树枝当作兵器，便要动手。南震喝道：“且慢！”从练武场兵器架上抄了一把长剑扔给袁克陵，随即道：“看剑！”一招“天河流星”，直削袁克陵头颈。他知道袁克陵如今武功定是不比从前，是以这一招用足了十成功力，既快又狠。袁克陵见他攻势厉害，当即挥剑相格，双剑相交，火花迸发，两人双臂均感一麻。南震暗道：“这厮武功竟然精进如斯。”长剑随即重又刺出，却是刺向袁克陵左腕。袁克陵亦不示弱，手中长剑捏了剑诀，刷刷还剑，片刻间两人连战十余招。两人功力相当，彼此不敢轻视，剑招未曾使老便已变招，故此两剑再未相碰。

转眼间两人已过了五十余招，不分高下，南震心道：“今日若杀不了此人，七星派大仇终生难报。”将一柄长剑使得呼呼生风，全是进击招数，绵绵不断向袁克陵攻去。七星派讲究的是前后连贯，一招发出第二招随即跟上，络绎不绝。而袁克陵这些年勤学苦练，以剑术而论，并不在南震之下，所以南震攻得紧他防得也严，虽不能伤了南震，南震却也奈何不了他。

两人翻翻滚滚酣斗良久，南震越战越惊，但见袁克陵门户严密，毫无破绽可寻，心中急躁，倏然间大喊一声，随即剑招一变，疾刺对方小腹，却是一招“星转斗移”。这一招是“七星剑法”中的绝招之一，上半招与下半招所刺部位各不相同，对手往往防得了上半招防不了下半招，厉害异常。袁克陵见长剑下刺自己小腹，当下挥动长剑去格南震手中长剑，岂知南震突然变招，反削他右手手腕。袁克陵大惊，待要缩手，为时已晚，剑光一闪，手腕已被南震长剑齐斩落。袁克陵惨叫一声，手中长剑落地，向后便倒。

南震施展绝招，斩断袁克陵手腕，心中大快，见他倒地，更不迟疑，跃上去便想补上一剑结果他性命。岂知刚刚跃起，猛听得一声

大喝，袁克陵从地上扬手打出暗器，南震心叫不好，拼命扑上去要将袁克陵斩于剑下。袁克陵翻滚躲避，南震连斩数剑却都被他躲了过去，此刻南震胸口剧痛难忍，脚步虚浮，听得前方脚步声起，有人冲这方奔来，不敢恋战，一跺脚，强提一口气跃出府衙，跌跌撞撞回到客栈。

南震叙完此事，不住喘气，头上满是汗珠，杨烈却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泣道：“师父，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弟子如何是好？”拿过毛巾替南震擦去头上汗珠。南震道：“只恨我中了那厮暗器，又加上有人来了，才没杀了那厮。唉！这数年大仇，终未能报。”杨烈安慰道：“总算咱们知晓了他下落，日后慢慢找他算账不迟。”南震叹了口气，知道今晚没能杀了袁克陵，日后再要杀他是难上加难了。

杨烈道：“嗯，天已亮了。师父，您歇歇，我去请个大夫来。”南震忙道：“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以免那厮派人捉拿咱们。”话音未落，忽听院子有人吵吵嚷嚷，杨烈道：“大清早，谁在这吵架？”南震嘘了一声道：“别作声，悄悄看看是谁。”

杨烈轻轻走到窗前，捅破一个小洞，向外张望，只见院子里站了十三四个人，一身官差兵丁打扮。为首那人四十来岁年纪，武官打扮，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一旁店老板战战兢兢地站着。杨烈转过头来对南震道：“是官兵，有十几个。”此时那军官喝道：“住店的人听明白了，乖乖从房中都给我滚出来！”

那官兵姓甄，单名一个勇字，乃济南府守将手下的一员参将，平素与袁克陵最是要好。昨晚袁克陵被南震斩断手腕大声惨叫，惊动了值班人员，赶来将他救起。府衙捕快倾巢而出，又派人到济南守将处要他出兵协助。那甄勇一听袁克陵受伤，当即自告奋勇，领了一队官兵，与一班捕快会合，径直到各处搜查。

他在客栈里大呼大叫，客房内众房客听了心中惊恐，登时争先恐后从房中跑了出来，生怕晚了惹上麻烦。一时间，院子里站满了人，甄勇挨个瞧了一遍，喝道：“喂！房里的人听了，快滚出来，否则老子不客气了。”

房里师徒二人将外面情形看了个一清二楚。南震低声道：“你先出去，把那当官的拿住。”杨烈点点头道：“师父，你怎么样？”南震将一幅床单撕成布条，上下左右将胸口创伤捆了个结实，道：“不碍事，总不能在这帮混蛋手下送了命。”杨烈再不答话，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杨烈打了个呵欠，伸个懒腰，道：“什么事啊？大清早吵个没完。”一个官兵小头目喝道：“还有一个老东西呢？”杨烈一面向甄勇走去，一面笑道：“官老爷，我师父还没醒呢！”走到甄勇跟前，突然伸手抓向他左肩。

这一招快如电光石火，甄勇大吃一惊，急忙躲避，左肩还是被杨烈抓了一下，火辣辣作痛。他气得哇哇大叫：“反了！反了！”早有几名官兵冲了上来，将杨烈围在中间。杨烈瞅个机会，抢过一柄长剑，以一抵十，与众官兵战在一起。

南震见杨烈未抓中甄勇，暗叫可惜，当即从房内走出。甄勇见他胸前缠满了布条，心中便明白他就是南震，喝道：“正点子来了，大伙儿上！”挥刀向南震冲去。

南震身受重伤，无力再战，只好展开本门“七星步法”，左右闪避，手中长剑只用来防身，无法抢攻。时间一长，甄勇发觉他这个弱点，心想这老儿受了重伤，支持不了多长时间，那时将他逮住送给袁克陵，这个人情可就大了。手中钢刀一刀快似一刀，招招不离南震要害，南震登时险象环生。

那边杨烈被几个兵丁捕快围住，缠斗不休，眼见师父情形危急，不敢恋战，长剑霍霍展开，连下杀手，将一圈兵丁逼开，奔到南震跟前，那甄勇正一刀砍来，杨烈伸剑一格，两人刀剑相交，甄勇钢刀竟被震落在地。电光石火之间南震跨上一步，展开擒拿手法，将甄勇脑后大穴拿住。甄勇张口结舌，动弹不得，众兵丁捕快投鼠忌器，不敢上前。

杨烈拿剑架到甄勇脖子上，喝道：“让他们滚开！”甄勇迫于情势，只得令众兵丁捕快散开。南震喘口气冷笑道：“牵两匹马过

来。”甄勇却不作声，杨烈手中长剑微一用力，甄勇便觉脖子一疼，鲜血立时流了出来，大叫饶命，忙命一名亲信将店中不知那二位客人的坐骑牵了过来。那坐骑主人见自己马匹被官兵牵去，心中虽然叫苦却不敢作声。南震从兵丁手中接过缰绳，喝道：“劳驾，送我们一程，可别让你的手下跟上来，否则让你脑袋落地。”甄勇无奈，吩咐众兵丁不可跟上，心中大悔，暗想：“奶奶的，这个交情卖得好，连老子自己也要卖上了。”杨烈将剑架在他脖子上，三人缓缓走出客栈。

出得店来，南震翻身上马，余下一匹马甄勇在前杨烈在后二人共骑。南震道：“出西城。”杨烈依言，催动坐骑，三人两骑直奔西城门而去。

其时天刚亮，城门虽已敞开，但守兵却依旧是呵欠连天，无精打采站在城门旁边。远远瞧见二匹马急驰而来，以为是什么人家出城办急事，也不以为然。待到了跟前见两匹马上坐了三人，其中一人还是军官，也不下马受查，才知有异，赶忙拦截，却又哪里拦截得住？只见那军官被人从马上抛下来，在众守兵大呼小叫声中那一老一少早已冲出城去。

南震师徒冲出城后一路急驰，一口气奔出三十多里路。南震身上有伤，有些支持不住，瞧瞧后面无追兵，二人方才缓缓停下。杨烈先行下马将南震扶下马来，见南震面无血色，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不由得手足无措，甚是惊慌。南震笑道：“你不用怕，师父死不了。”杨烈扶南震到路边石头上坐下，南震静坐一会，道：“往前走十几里便是天府庄，那庄主王论豪爽仗义，咱们便投天府庄去。”杨烈牵了马过来，扶南震上去，突然想起自己和师父骑的两头驴儿来，道：“不知道那两头驴儿怎样了？”南震一愣，随即笑道：“赶明儿咱们再回去瞧瞧，店老板没胆量留下，即便留下，店老板也使唤不了它们。”

师徒二人一前一后奔向天府庄，十几里路程，转眼便到。拐了一个弯，便见路旁一座庄子，庄前一片桃树。南震道：“这便是天府

庄。”话音未落便伏在马上，原来他受伤甚重，再加上一路急驰，已是勉强支撑。待到了目的地，便支撑不住，昏了过去。杨烈大惊，急忙下马，将南震扶下，背到身上，急匆匆奔到天府庄前。恰巧门前有两名庄丁在闲聊，见杨烈扶了南震过来，忙迎上前来，问道：“不知何方贵客光临？”另一人道：“哎，宋二哥，你瞧这位大爷似是受了伤，快扶贵客进去。”二人从杨烈身上接过南震，这时杨烈已急得满头大汗，也顾不上跟他们答话，三人将南震背到庄内房中放下，杨烈这才擦把汗，正要跟两名庄丁说话，却见门外匆匆进来一人道：“是哪里的朋友？”杨烈见这人二十四五年纪，中等身材，目光炯炯有神，忙上前拱手自报师父及自己的名字。那人还礼道：“原来是南老英雄和杨少侠，幸会幸会。在下姓邓名铁雄，是天府庄主王论的大弟子。”

邓铁雄走到南震身边察看了一下伤势，皱皱眉头道：“家师今日恰巧出门，要到傍晚才能回来。杨兄弟，我瞧南老英雄伤势甚重，非请家师亲自出手不可。家师配有‘回天丹’，可先给令师服下，待家师回来后请家师设法。”从怀中掏出一个药瓶，倒了一粒药出来，递给杨烈。杨烈道：“多谢邓兄。”邓铁雄用手轻轻一击南震后背，使南震嘴巴张开，杨烈将药丸填入嘴中，用水冲下。杨烈将南震放下，忽地转身，冲着邓铁雄纳头便拜。邓铁雄慌忙将他扶住，叫道：“杨兄弟这是何来？”杨烈哽咽道：“承蒙邓兄侠义相救，请兄长受了这一拜。”邓铁雄正色道：“扶危助贫乃咱们习武之人本分，杨兄弟如此，那是小醜在下了。”杨烈这才站起，回身看南震，南震悠悠醒转。

杨烈见南震醒来，喜道：“师父，你醒了？”南震微微点了点头，极其虚弱地问：“这位英雄不知怎么称呼？”杨烈道：“这位是天府庄王庄主的高足邓铁雄邓大哥，适才便是邓大哥将您救醒。”邓铁雄忙道：“晚辈邓铁雄，见过南老英雄。”冲南震施了一礼。邓铁雄又道：“家师今儿出门去了，到晚上才能回来。南老英雄你伤势甚重，便请静养休息一会，晚辈稍后再来探望。”南震道：“打搅宝庄，真是

不好意思。”邓铁雄笑道：“前辈肯赏脸光临，敝庄上下欢喜得很呢！武林一脉，也不用客气了。”拱了拱手，退了出去。

杨烈握住南震，眼圈一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南震微微笑道：“傻孩子，十八九岁的人了，倒似个女孩子一般。”他这一说，杨烈不禁有些不好意思，搔了搔头，见师父头上沁汗，拿过毛巾为他擦汗。南震叹道：“师父老了，不中用了。”杨烈正想出言安慰他，房门一响，一名庄丁手捧托盘进来，托盘上放了碗热汤。那庄丁道：“邓公子命在下送来一碗人参汤，给老英雄补补身子。”杨烈谢了，取过热汤，用羹匙舀了，慢慢喂入南震口中。南震喝了几口，一阵咳嗽，吐了一摊鲜血。

杨烈眼见南震伤势如此严重，心中甚是惊慌。南震安慰道：“没事，毒针已剜出来了，师父只须在此多休息些时日便会好了。”顿了一顿，又道：“这王庄主无论武功人品，在江湖上都算上一流的。他的师父，嫉恶如仇，在江湖上是大大的出名，人称‘黑面天王’。烈儿，倘若你能拜在王庄主手下，只求学得他半身功夫，蔡功九之流便不足为惧了。”杨烈听南震之意是想叫他改投王论为师，摇摇头道：“徒儿决不离开师父。再说，咱们七星派的功夫哪里逊于别门别派了？徒儿武艺低微，那是徒儿愚笨，今后苦练，未免不能凭本派功夫打败蔡功九。”

南震摇摇头道：“咱们七星派的功夫，当中实有不少缺陷。当年咱们祖师费尽心思，才修补完善了七处，尚有十余处无法修补。一代代传下来，咱们本派武功中人始终无法将这些缺陷修补完善。”他喘了口气又道：“咱们本派武功，要属‘七星步法’最为灵巧多变，可惜只能用来躲避敌人进攻，无法进攻敌人。七星拳又是从七星剑法演化而来，招数上破绽更多，说起来不是灭自己威风，咱们七星派的功夫，实际上只不过是江湖上再普通不过的功夫了。”杨烈似懂非懂，眨巴着眼睛道：“师父不是说，武功半由勤学，半由天赋吗？功夫是死的，人是活的，无论哪一套功夫，练到了家，不是一样吗？”南震笑道：“话是这么说，只是这武学一道，真正称得上练

到了家，非得内外兼修不可。咱们七星派的内功，虽然正宗，但算不上是练到了家。除非你学了一门极高深的武功，又将咱们功夫的破绽一一修补，可这样一来，又非七星派的功夫了。”

杨烈道：“然则一套再高明的功夫让一个三岁孩童来练，只怕也打不过一个不练功夫的壮汉。”南震哈哈一笑，道：“那是自然。招数再精妙，没了内力，也是无用；内力再精湛，不会招式，没法使用，那跟力气大些的壮汉也没什么不同。内力和招式，便是如鞋底和鞋帮一般，谁也离不开谁。”他瞅了瞅杨烈道：“这些武学上的道理，你日后临敌多了自会明白。你若想成为武学大家，报杀父母大仇，非得另投明师不可。”杨烈道：“您说了这大一会子话，先歇歇吧。”南震叹口气，也感觉有些累了，闭上眼睛休息。

杨烈坐在床前，独自想着心事，过了好长时间，南震睁开眼，瞧瞧窗外，道：“要落日头了吧？”杨烈“嗯”了一声，道：“您觉得怎样？”南震道：“没先前那么痛了。”二人正说话间，忽听院子里有人叫道：“庄主回来了！”

话音刚落，便听有脚步声传来，接着房门一响，一中年人迈步进来，叫道：“南兄来了，数年未见，可想煞小弟了。”南震见王论进来，喜道：“王庄主，别来无恙？”就要起身，却被王论扶住，道：“大哥伤重，不必多礼。哼，不知是哪个狗贼将大哥害成这样？”杨烈搬过一张椅子，请王论坐下。王论望望杨烈，笑道：“是令徒吗？好俊的人才。”杨烈脸上一红，南震道：“正是愚徒。年轻人没个礼数，王庄主莫怪。烈儿，见过王庄主。”杨烈忙上前参拜。

南震道：“烈儿，你将昨日之事讲给王庄主听听。”杨烈依言将南震昨晚独闯济南府找袁克陵寻仇之事说了一遍。王论听毕，又气又怒，道：“这袁克陵竟然如此歹毒。”站起身来走到南震床前，给他解开伤口上的布条，察看了一会伤势，沉吟道：“幸好南兄当机立断，将毒针剜出，否则可是麻烦。现在这伤只是外伤，待小弟替大哥运功疗伤。”南震慌忙摆手道：“使不得，使不得。”王论笑道：“还客气什么？”当即将南震扶起，上床盘膝坐在南震背后，双手抵背，

运功为南震疗伤。

过了约有一盏茶时光，王论头上冒出缕缕热气，而南震胸前伤口流出黑血，过不多时，脸上也逐渐出现红润之色，王论这才收功，下了床，笑道：“南大哥，现在你觉得怎样？”

南震深吸一口气，道：“好多了。王庄主，大恩不言谢，愚兄心里记下了。”王论道：“如此这般，我想有十几天工夫便会好了。”南震道：“怎能每天劳你运功。”王论哈哈一笑，道：“南兄太也见外。天已晚了，咱们先吃饭吧！南兄，只是无法同你喝几杯。”南震本甚爱酒，听他提到一个“酒”字，不禁咽口唾液，大声道：“且记着账，待愚兄好了，定要喝干你天府庄的好酒。”二人哈哈大笑。

自后每日王论必来为南震运功疗伤，疗伤过后，二人便谈论些江湖轶事。南震在太行山隐居数年，于江湖之事不闻不问，如今正好请王论一一述说。他二人说得起劲，杨烈听得高兴，将江湖上诸事弄了个清楚。如此匆匆十余日，南震伤口已经结疤，功力逐渐恢复，王论与杨烈都甚是高兴。

这一日，天高云淡，甚是晴朗。王论令庄丁端来了酒菜到南震房中，笑道：“南兄身体康复，小弟着实高兴，饮上几杯如何？”南震憋了这许多时日，今日一见到酒菜，大感高兴，叫道：“好，老头子这几日早就给酒想得头痛了。”当下二人入座，开怀畅饮。

酒过三巡，南震已有醉意，喟然道：“南某不才，几十岁的人了，于武学之道，仍是门外汉，白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转过头指着杨烈道：“这孩子心地善良。”将杨烈的身世说与王论。王论听后肃然起敬，正色道：“王某平素憎恶官府之人，但对杨大人心中十分佩服。杨大人居官清正，深得民心，只可惜毁于魏阉之手，令人扼腕叹息！”

南震又道：“他天赋甚好，对于武学，乃是一触就通，只可惜南某这几手三脚猫功夫，实是屈就了他。”王论道：“南兄哪里话。七星派的功夫自有独到之处，江湖上朋友都是有口皆碑。”南震苦笑着摇头叹道：“王庄主你高抬七星派了。七星派的功夫，用来防身

健体，那是不错，可是一碰上高手，嘿嘿……”顿了一顿，道：“这孩子有深仇大恨，偏偏跟了我这么个不中用的师父，学无所成，不知何时方能报得了大仇。”说罢拿眼瞧了瞧王论。

杨烈在一旁静立，听他二人说话。王论沉吟道：“那蔡功九是北方赫赫有名的大捕头，武功家数怪异，瞧不出他师承何人。不过令徒聪明，只须肯下功夫苦练，要胜过他却也不难。”

南震起身向王论深深一揖，道：“南某有一事相求。”王论慌忙离座，叫道：“南兄这是何来？有事请讲无妨。”南震道：“恳请王庄主收了这孩子为徒。”

王论一愣，随即道：“南兄请入座。”南震重新坐下，王论正色道：“南兄，令徒为人聪明，在下也十分喜欢，收他为徒，原无不可。只是当年本门师尊立有门规，无论那一代掌门收徒，不能超过五位。现在我已收了五位，师命难违，尚请南兄谅解。”

南震心里甚是失望，当场默不作声。杨烈略略皱皱眉头，想：“你不愿收我为徒，实说便是了，也没人强迫你，却抬出门规来作挡箭牌。哼！你当我乐意拜你为师吗？”南震要他改靠王论，他并不乐意，一来他认为只要将一项本领学好便受用不尽，二来要他离开自幼生活在一起的师父，他心里十分舍不得。

王论却又微微一笑：“门规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们来个变通也就是了。南兄，在下练功时便请令徒在一旁瞧瞧如何？”这样一来等于收杨烈为徒。南震大喜，忙拱手称谢。又命杨烈叩拜王论，杨烈却是不乐意，心想收就收，不收便罢，出这些花样作甚？迫于师命，只得向王论叩拜。王论伸袖一拂，杨烈便觉一股大力传来，竟跪不下去。王论道：“我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徒弟，不必行这大礼。”杨烈趁势站好。王论笑道：“令徒基础很不错啊！”南震笑道：“王庄主过奖了。来，愚兄敬王庄主三杯。”两人重新落座又喝起来。

自此师徒二人便在天府庄长住下来。每日里王论带杨烈出去练功，他并未亲自传授杨烈功夫，而是或自己演练，或与邓铁雄对

练，任凭杨烈在一旁观看。他这一门仗以成名的功夫是“混元霹雳功”，是一门极厉害的内功，招数有限但若学会了，每一招发出都蕴含着极大威力，厉害非常。

杨烈对学武之道很是灵聪，不出月余，已将这套功夫学会，只是未得王论传授，于其中的练功心法无法学到，于其中的精妙之处更无法领会，不免有些闷闷不乐。这一日早上起来对南震说道：“徒儿学这‘混元霹雳功’已有月余，但只知其外不知其里，这样学来，也没什么意思。师父，我瞧你老人家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不如咱们回去吧！”

南震沉吟了一下，叹道：“孩子，你可别怪人家王庄主不肯收你为徒，江湖上各门派都有门规，王庄主身为一派掌门，自不能随便破了。说起来他肯传授你这套功夫的套路，你也是造化不小啊！至于其中的练功心法，那是一门一派的大秘密，非入其门不能得之。只盼你日后练得时间长了，慢慢参悟就是了。”杨烈执意要走，道：“这门功夫的路子徒儿已学会了，回去后也可慢慢参悟。”南震也拗不过他，思忖再三，觉得已在天府庄住了不少日子，自己本意是要杨烈拜王论为师，如今王论既然不能收杨烈为徒，那么也该走了。当即说道：“好吧，我去向王庄主辞行，你收拾收拾。”

南震当即向王论辞行，王论诧道：“南兄这就要走？敢情是敝主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南震笑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爷儿俩打扰了这许多日子，也该走了。宝庄对我们招待的好得很，又承蒙王庄主授劣徒功夫，敝师徒感激不尽。王庄主，山不转水转，过些日子咱们再见。”

王论闻听此言，笑道：“可也是，说不定等令徒娶亲时在下要去讨几杯喜酒喝呢！”哈哈一笑，对庄丁道：“来，摆酒席，为南大哥、杨公子送行。”

南震一摆手，道：“免了吧！这一场酒且记下。现下天高气爽，正好赶路。”王论笑道：“好，兄弟也不勉强了。”吩咐庄丁牵了两匹马来，亲自将二人送出天府庄。南震道：“王庄主请回，咱们后会有